

Doi:10.20063/j.cnki.CN37-1452/C.2024.03.006

龙年说“龙”字

关 梦 婷

(中国海洋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摘 要:“龙”是华夏儿女共同的文化记忆,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甲骨文、金文“龙”字字形主要表现了龙口大张、龙身弯曲似蛇身的特点,“龙”字的创制应是对早期龙造像和龙纹饰的模仿。夔龙纹最早出现在早商文化中,巨首是其重要特征,甲金文“龙”字字形与二里岗文化期夔龙纹极为相似。甲金文“龙”字的创制至少可追溯到早商文化,其字形所反映的巨首与蛇身的特点是龙具有“神降”和“神升”职能的表现。

关键词:龙;字符;来源;夔龙纹

中图分类号:H121;K87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4)03-0036-08

关于“龙文化”的研究涉及龙的起源与演变,龙文化的传播与影响,龙的象形与象征意义,龙文化与艺术形式等多个维度。古文字“龙”字符来源,还有进一步探索的空间。《说文解字·叙》中有“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记载^{[1]316},说的是庖牺氏在作《易》八卦时,是从自身及周围事物取象。龙作为新石器时代末期重要的神祇和先民的保护神,承载着先民的信仰和期望,“龙”字的使用频率应该很高,“龙”理应是史前社会中出现的常用词,字符“龙”也应当较早被创制出来。随着考古资料不断出土,丰富的龙形象涌现,龙造型古文字“龙”字符^①当是对考古学文化中出现的龙造像和龙纹饰的模仿。

一、字符“龙”形义演变谱系

迄今为止,甲骨文是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甲骨文象形字,保留了很多原始色彩,有些记名金文比甲骨文象形字更象形。记名金文“龙”字象形程度很高,甲骨文“龙”字象形程度次之。对古文字“龙”字形演变的梳理,见图

1。早期记名金文“龙”字字符图画性强。记名金文 1-3 为具象的图形文字。金 1 龙口大张,口尾相接,龙角龙鳞清晰。金 2 龙首威严,梭形眼,龙口大张,头顶有角,龙身弯曲似蛇身,菱形龙纹,龙尾弯曲。金 3 是对金 2 的简化,梭形眼变圆圈眼,出于字符书写的美观性以及金文端正庄严的特点的需要,表示龙身的线条变为直立,龙尾向后卷曲。甲骨文“龙”字字形是对早期金文“龙”字字形的继承与简化。为了便于刻画,甲骨文中龙身多用单线条表示。如甲 2 的双线条表示龙身的字符较少。从甲 1 到甲 4,甲骨文“龙”字字形不断简化。首先,最明显的是龙角的变化,由相对象形的甲 1 的龙角逐渐简化直至最后消失。其次是表示龙齿的线条的消失。晚期金文“龙”字字形的简化与甲骨文“龙”字字形的简化有异曲同工之妙。金文表示龙口的线条讹变成字符“肉”,表示龙身的线条与龙首相分离,龙字由独体象形字逐步转化为合体字。秦简“龙”字字形表示龙身的笔画出现了繁化,或以此表示龙鳞,最后“龙”字形体在小篆中定型。

收稿日期:2024-03-26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中国海洋大学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基于史前考古资料的甲骨文字符来源研究”(202461094);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出土文献与上古文学关系研究”(20&ZD264)

作者简介:关梦婷(1996—),女,浙江永康人,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本文所引甲骨文字形来自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增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金文字形来自董莲池编著《新金文编》(作家出版社 2011 年版)和王心怡编《商周图形文字编》(文物出版社 2007 年版),楚、秦简“龙”字字形来自徐在国、陈燕、张振谦编著《战国文字字形表》(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7 年版)。本文所引甲骨卜辞来自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甲骨文合集》编辑组编纂《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 1979—1983 年版)(文中简称《合》),许进雄编著《怀特氏等收藏甲骨文集》(皇家安大略博物馆出版社 1979 年版)(文中简称《怀特》)。本文所引铭文来自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 1984 年版)(文中简称《集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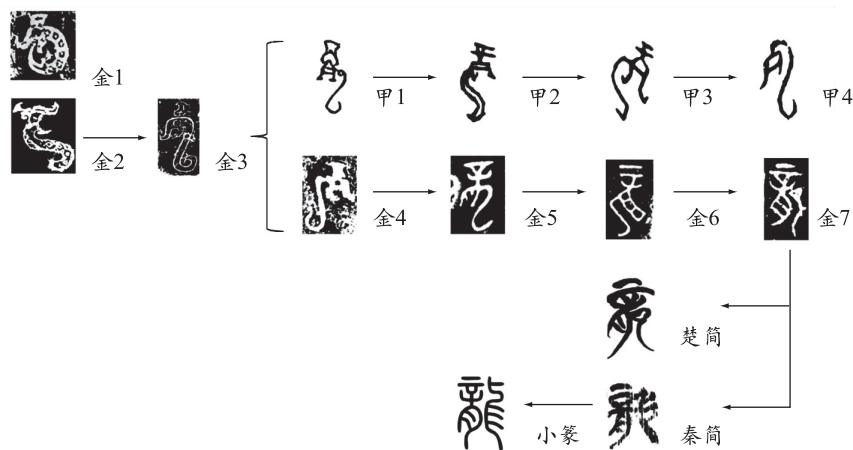


图1 古文字“龙”字形演变图

金1:子龙觚·商·集成6906;金2:龙器·商·集成10486;金3:子龙鼎·商·通鉴02252;甲1:合4655;甲2:合9552;甲3:合6476;甲4:合4035;金4:子龙壶·商·集成9485;金5:作龙母尊·西周·集成5809;金6:昶仲无龙匕·春秋·集成970;金7:邵□钟·春秋晚期·集成226;楚简:清华二·系年085;秦简:云梦·日乙·32

《说文解字》:“龙,鳞虫之长。能幽,能明,能细,能巨,能短,能长;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从肉,飞之形,童省声。”^{[1]245}《山海经·大荒东经》有“大荒东北隅中,有山名曰凶犁土丘。应龙处南极,杀蚩尤与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郭璞云:“今之土龙本此。”^{[2]359,361}裘锡圭在《说卜辞的焚巫尪与作土龙》中指出:“古代遇到旱灾还往往作土龙以求雨。”^[3]商代卜辞中使用龙字本义的有:

① 𠄎庚癸,有[雨]。其作龙于凡田,有雨。(合29990)

② 龙……田有雨。(合27021)

③ 乙未卜:龙亡其雨?(合13002)

④ 壬寅卜,宾贞:若兹,不雨。禘佳兹邑龙,不若,二月。王固曰:禘佳兹邑龙,不若。(合94)

以上卜辞反映的是祭祀龙神以求雨。表示神祇名,作为祭祀对象的还有“龙母”。“戊辰卜,衍贞:□卢豕至豕,龙母。”(合21653)“壬寅,子[卜],用豕至小□,龙母。”(合21803)“庚子,子卜:𠄎小□御龙母…辛丑,子卜,贞:用小□,龙母。”(合21805)

此外,在甲骨卜辞中,“龙”字还有五个义项,这些义项基本都是从其本义“龙神”引申而来。

(1)表示方国名的“龙方”。“贞:王𠄎龙方伐。王勿𠄎龙方伐。”(合6583)“取龙”,表示前往龙方收取贡赋之义。“……呼师般取龙。”(合6587)“……卜,古贞……师般取龙。”(合6588)“己酉卜,𠄎贞:令般取龙。”(合6590)

(2)表示地名。“乙未卜,贞:黍在龙囿,香受有年,二月。”(合9552)“彭龙……取卅邑……小告。”(合7073正)“甲子卜,𠄎𠄎耳龙,毋启,其启,弗悔,有雨。”(合28021)

(3)表示氏族名。“贞:呼龙致𠄎。”(合272反)“癸丑卜,贞:奔追龙,从柴西及。”(合6593)“乙卯贞:令奔𠄎众伐龙𠄎。”(合31972)《左传·成公二年》:“二年,春,齐侯伐我北鄙,围龙。”杜预注:“龙,鲁邑,在泰山博县西南。”^{[4]792}龙族的地望当是春秋时期的鲁邑。

(4)表示人名,即龙族首领或代表人物。“贞:呼龙。”(合4653)“贞:龙其有祸,二告。”(合4656)“……卜,𠄎贞:呼龙田于……”(合10558)“龙田于宫。”(合10985)“丙午卜,𠄎令龙𠄎旧示,束𠄎,八月。”(合20741)

(5)表示水名,表示龙族族居地一带之水。“戊戌,贞:令众涉龙𠄎西北,亡𠄎。”(怀特1654)

金文“龙”多为人名。“作龙母尊。”(集成5809)“昶仲无龙作宝也。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享。”(集成10249)“龙”字有时借用为“宠”。《𠄎父钟》:“用𠄎(昭)乃穆穆不(丕)显龙(宠)光。”(集成00103)《周颂·酌》:“我龙受之,蹇蹇王之造。”郑笺云:“龙,宠也。”^{[5]1611}《后汉书·高彪传》:“冀一见龙光,以叙腹心之愿。”李贤注:“《毛诗》曰:‘既见君子,为龙为光。’龙,宠也。”^{[6]2650}《帛甲老子·道篇》:“龙(宠)之为下,得之若惊,失[之]若惊,为胃(谓)龙(宠)辱若惊。”^{[7]40}

“龙”字的本义从造字之初一直沿用至今,其

本义依旧是现今使用最频繁的一个义项。

二、早期龙造像与龙纹饰发展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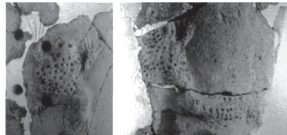
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龙造像应是距今约8000年的辽宁阜新查海出土的“石堆龙”(图2)。“石堆龙”全长19.7米,头部最宽处约2米。龙首、龙颈、龙爪、龙身、龙尾清晰分明,作昂首张口之状,身体弯曲,尾部变细上翘,龙首朝向西南方,龙尾朝向东北方。这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形体最大的龙造像^{[8]9-12}。此外,查海文化还出土了两块龙纹陶片和一件蛇衔蟾蜍陶罐。两片龙形陶片皆残,一为蜷曲的龙尾,一为盘旋的龙体,龙鳞清晰。蛇衔蟾蜍陶罐为浮雕式造像,一侧为单体蟾蜍,一侧为蛇衔蟾蜍,蛇头残。蛇即为小龙^{[9]28}。这也证实了查海文化中的龙已经具有“蛇身”的特点。



查海“石堆龙”



龙纹陶片



蛇衔蟾蜍陶罐

图2 查海文化龙图像

仰韶文化濮阳西水坡出土的三组蚌塑龙虎图(图3),是目前中原地区出土的最早的龙材料。第一组龙虎图中,“龙昂首,曲颈,弓身,长尾,前爪扒,后爪登,状似腾飞”^[10]。第二组图案中,“有龙、虎、鹿和蜘蛛等。其龙头朝南,背朝北;其虎头朝北,面朝西,背朝东,龙虎蝉联为一体”^[11]。第三组图案为人骑龙和虎蚌塑图。其中第一组和第三组龙形最为清晰,皆有龙口大张,龙爪栩栩如生。第一组龙虎蚌塑图,墓主人两侧的龙和虎,应当为引导墓主人灵魂升天的龙神和虎神。第三组图案的人骑龙形象,象征着人与龙之间的亲密关系,抑或是代表人通过龙来获得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或地位的意象。

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中都出土了C形玉龙(图4)。红山文化的两件玉龙“龙体卷曲如环……短立耳较大,两耳之间从额中到头

顶起短棱脊。目圆而鼓……吻部前凸,有鼻孔,口略张开”^{[12]81}。玉龙N2Z1M4:2首尾被切断,似玉玦。玉龙N2Z1M4:3首尾未完全切断,在环处尚有连接。凌家滩文化玉龙“首尾相连,略呈椭圆形。吻部突出,阴线刻出嘴、鼻,阴刻圆点为眼,头部阴刻几条线呈皱纹和龙须,头雕两角。龙身脊背阴刻规整的弧线,表现龙为圆体,连着弧线阴刻19条斜线,表示为鳞片”^[13]。石家河文化玉龙玦龙体首尾相卷,上颌坚凸,下颌短,口微开。额部有一道横凸棱,额顶到颈后部有长角形浮雕。尾为钝尖形^{[14]326}。



第一组龙虎蚌塑图



第三组人骑龙和虎蚌塑图

图3 仰韶文化濮阳西水坡蚌塑龙图像

陶寺文化中出土了4件蟠龙纹,是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迄今所见最早的蟠龙图像(图5)。这四件蟠龙纹皆呈现出蛇身的特点,间断绘出多处红色条带,以红色与底色相间表现龙鳞,龙口吐穗^{[15]614-618}。龙口张开之状似濮阳西水坡的蚌龙。蜷曲的龙身在继承C形龙龙身的基础上增加了圈数。



图4 史前文化C形玉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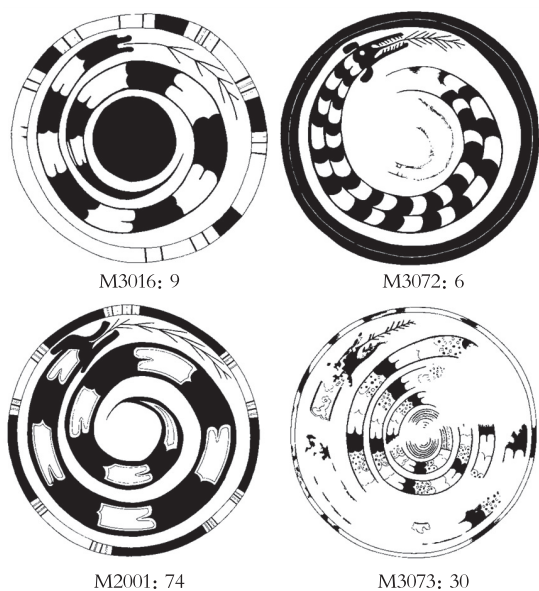


图5 陶寺文化蟠龙纹

二里头文化出土的龙形器中最惊艳的当属绿松石龙形器(图6:1-4)。绿松石龙形器为巨头,以三节实心半圆形的青、白玉柱组成额面中脊和鼻梁,绿松石质蒜头状鼻端硕大醒目。梭形眼,以顶面弧凸的圆饼形白玉为睛。龙身略呈波状起伏,中部出脊线。象征鳞纹的菱形主纹连续分布于全身,由颈至尾至少十二个单元。龙身近尾部渐变为圆弧隆起,尾尖内蜷,跃然欲生。绿松石龙形器尾端有一件绿松石条形饰,与龙体近于垂直^[16]。陶透底器92YLⅢH1上有三条小龙,陶透底器92YLⅢH2上有六条小龙,龙首向上,龙身弯曲^[17]¹⁶⁰。此外,二里头出土的龙纹饰与上述龙造

像一样,都呈现出蛇身的特点(图6: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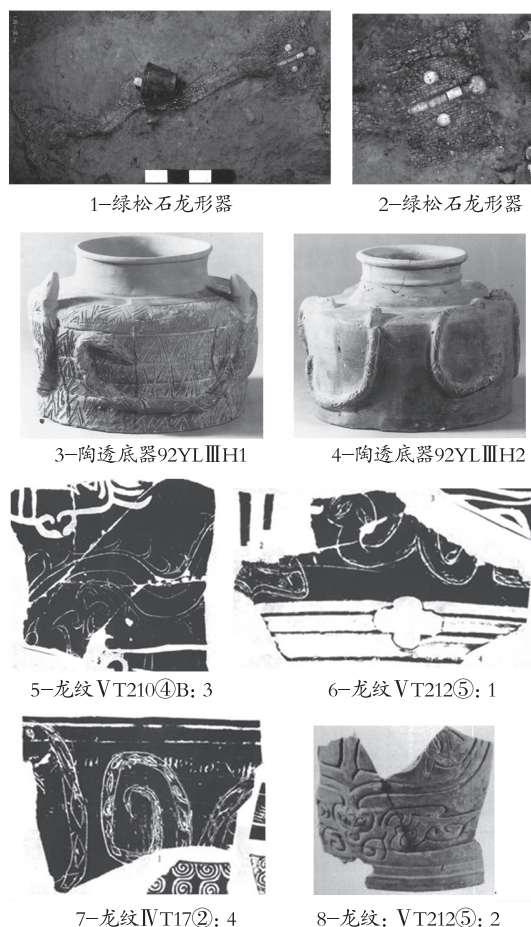


图6 二里头文化龙造像与龙纹饰

殷商文化中,青铜龙纹饰和玉龙造像非常丰富,以蟠龙纹和夔龙纹最为主要。其中蟠龙纹根据头部的不同又可分为两类。一类呈侧面张口状,一类呈正面类蛇头状,具有梭形眼。前一类侧面张口状的龙可追溯到查海文化的“石堆龙”和仰韶文化的“蚌塑龙”。后一类则应是对二里头文化中“蛇形龙”的继承。关于“夔纹”名称到“夔龙纹”的演变,学界曾经有过激烈的讨论。这一名称的变革表现出人们对“夔”的认识发生了从兽到龙的转变。目前,学界对夔龙纹的认识还存在一些争议。容庚根据《说文解字》中的“夔,神虺也,如龙一足”,以及《庄子·秋水》中的“夔谓蚘曰,吾以一足跨蹕而行”,判定夔龙是指像龙的形态,只有一足的动物纹饰^[18]⁸²。马承源认为夔纹是侧面的龙纹形象,故二足从侧面观之为为一足^[19]⁸。朱凤瀚指出,将夔龙纹视为龙的侧面形象并不妥当,他本着约定俗成的原则仍暂称其为夔纹,将其归入龙纹之中。根据龙身的不同,分为直短身、折身和曲身三型^[20]³⁸⁷。

商文化中,蟠龙纹除上承陶寺文化蟠龙纹蛇

身的特点以及二里头文化菱形龙鳞的特点以外,还出现了首部为侧面张口形的蟠龙纹(图7:1-4),该纹饰的龙身造型也类似C形龙,体卷曲,作蟠曲形,头尾衔接,张口露齿。晚商文化夔龙纹承早、中商文化中的夔龙纹,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形式多样化,纹饰简化和繁化并行。夔龙纹“并非皆只一足,也有二足,或根本无足”^{[20]387}。图7:5-10中的夔龙纹根据朱凤瀚的分类观点,可将其分为折身、直短身和曲身。其中旧多把图7:10中的龙纹归入夔龙纹中,朱凤瀚将其独立出来,称作顾龙纹,即作回首状的龙纹,始见于殷代晚期,主要盛行于西周中期^{[20]388}。



图7 商文化龙纹

1. 孟·非发掘品;2. 盂侧面之纹饰 HPKM1004;3. 玉龙 M5:469;4. 玉龙 M5:422;5. 玺文·安阳刘家庄祭祀坑 H77:1;6. 陶范·安阳孝民东南地殷代铸铜遗址 AGH28:2;7. 小屯 M40 青铜龙饰;8. 玉龙 M5:360;9. 小屯 M20 青铜车辖;10. 温县城关小南张·铜簠·颈部夔龙纹

三、“龙”字字符的来源与龙崇拜的内涵演变

字符或是史前符号的初现,是原始人表达心智的需要,代表一定的意义,具有储存记忆、构建观念与意义、社会交际与信息交流等功能。龙作为新石器时代末期的重要神祇,先民创造其形象构建了祈求庇佑、获取灵魂升天、追求再生的观念,因此,“龙”字应该较早被创制出来。龙作为虚拟的神性生物,“龙”字的创造不存在模仿其实体的可能,只能是二次模仿的结果,换言之,它是模仿已经被创造出来的龙造像或龙纹饰的结果。通过对比考古出土的龙形象与甲金文象形性强的“龙”字字形,可以探索“龙”字字符的来源,龙纹与甲金文“龙”字字形两者形体比对情况请见图8。



图8 龙纹与甲金文“龙”字形对比图

金1字形完全是对晚商文化中的侧面张口形蟠龙纹的模仿。晚商这种类型的龙纹继承了史前文化C形龙的特点。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都出现了C形龙。特别是石家河文化与中原文化互动较为频繁,石家河文化玉器对河南龙山文化以至夏商周乃至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1]。因此,晚商文化中侧面张口形蟠龙纹的来源最晚亦可追溯到石家河文化时期。由于目前所见C形龙的字符仅两例(集成6906、集成8100),且河南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二里岗文化中尚未出土侧面张口形蟠龙纹,陶寺文化蟠龙纹的龙首与C形龙的字符表现的龙首差距较大,因而难以判断该字形是否出现在殷商文化之前。这两例字形或许创制于晚商时期,是对殷商文化中侧面张口形的蟠龙纹的模仿。这两例字形皆表现了龙爪的形象,这是石家河文化玉龙和陶寺文化蟠龙纹中未能显示的,而殷墟文化中侧面张口形的蟠龙纹正好有龙爪的形象。

除金1字形外,其余字符都表现了蛇身弯曲细长的特点。龙爪的消失,也是蛇身的表现。从最初蜷曲龙身的图形文字到表现蛇身的字形,借助了蛇的蜕皮再生的象征意味。金2菱形龙鳞可追溯到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龙形器时期。侧面巨首且张大口的形象虽在查海文化中已出现,但查海文化距金2字符有4000多年,中间断环甚多,难以断定受其影响。陶寺文化中的蟠龙纹龙首小巧,并不符合金2字符展现的巨首特点。因此,我们认为最早出现的巨首龙形象应在二里头文化的绿松石龙形器时期。二里岗文化时期始见夔龙纹,其特点就是巨首,其头部占整体的比例大。因此,殷商时期夔龙纹的巨首应受二里头文化绿松石龙形器的影响。故除了金1字形之外,甲金文“龙”字字符当是对夔龙纹的模仿。早商文化图7:5的夔龙纹与甲骨文、金文字形形体相似。晚商文化夔龙纹继承了早商文化夔龙纹的特点,甲金文中“龙”字数量丰富,且简化字形繁多,甲金文“龙”字的创制一定早于殷墟文化,故甲金文

“龙”字字符至少可追溯到二里岗期早、中商文化时期。

细看上文图1的字形演变过程,除金1和金2之外,其余字形龙首皆是朝向下的,这可能与神龙的神性功能有关。龙作为天神,“天神神能的重点在于‘神降’(吐泄甘露),以实现天地之交、上下关联。但是负责上下相联的神,不能只下降,亦须上升。自上而下的神降意味着盈生,而自下而上的神升即意味着死亡而再生”^{[22]3}。甲骨文、金文“龙”字字形朝下张着大嘴,正是通过大口吐出甘露实现神降功能,而蛇身的象征意味即具有了神升的功能。

四、龙崇拜的内涵演变

在中国史前文明的发展进程中,新石器时代中期查海文化的“石堆龙”标志着龙形象的初现。史前社会中华大地上不同地区出现的龙形象,展现了原始先民对这一神秘生物的独特认知与崇敬。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地域所出土的龙形象在形态和艺术风格上均呈现出显著的差异性与微妙的相似性,这反映了史前社会在文化传承与交流中的多元性与互动性。为了深入探讨史前龙形象的深刻内涵及其在中国古代文明社会中的意义,首先要考证了解“龙”是一种什么生物。关于这一问题,学界亦是有过深入的探讨。

闻一多认为龙是混合的图腾,是部落兼并导致众部落图腾融合的结果。“大概图腾未合并以前,所谓龙者只是一种大蛇。这种蛇的名字便叫作‘龙’。后来有一个以这种大蛇为图腾的团族兼并了吸收了许多别的形形色色的图腾团族,大蛇这才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头,鬣的尾,鹿的角,狗的爪,鱼的鳞和须。”^{[23]80}章太炎在《说龙》中释龙为鳄^{[24]93}。祁庆富在《养鳄与豢龙》中进一步指出最早的龙是鳄鱼,“豢龙”指的是人工驯养鳄鱼^[25]。朱天顺提出龙是古人对闪电现象的幻想^{[26]102}。冯时主张“龙的形象源出中国传统天文学二十八宿体系东宫星宿所构成的形象”,古代先民对于龙的崇拜,其根源植根于对东方星宿的虔诚崇敬之中。龙星作为东方星宿的代表,其周期性运行与季节更迭、农事活动紧密相连。古人通过观察龙星在天空中的位置变化,来预测农时、指导农业生产,从而确保农作物的丰收与生活的稳定。这种对天文现象的依赖与敬畏,逐渐转化为对龙星的崇拜,进而演化为对龙这一神话生

物的尊崇与信仰,也为龙作为神权和王权的象征奠定了文化基础^[27]。王震中将龙分为有足之龙和无足之龙,其中有足之龙的原型是鳄鱼,无足之龙的原型为蛇蟒。“龙”字与“隆”上古音相同。“隆隆”之声即雷声。鳄鱼在雨前有吼叫的习性,其声隆隆。他认为原始先民的思维受互渗感应的影响,即原始人认为人与自然、自然与自然物之间是可以相互渗透感应乃至转化的,因此原始先民将地下的鳄鱼和蛇兽与天空出现的自然现象相比附想象,从而创造了龙形象^[28]。此外,还有龙的原型为蜥蜴、鼉、恐龙、猪、马、鱼、云、蚕等猜想。以上关于龙的起源的研究中,王震中的观点可信度较高。

龙形象来源于先民对自然现象的比附想象和对未知力量的崇拜。查海文化的“石堆龙”,仰韶文化的“蚌塑龙”,红山文化、凌家滩文化、石家河文化的C形玉龙,以及陶寺文化的蟠龙纹,代表着各地先民对神龙的不同想象,反映了各地区先民对神龙的不同理解。到了二里头文化时期,出土的龙造像和龙纹饰皆为蛇形龙,这反映了满天星斗的史前各区域繁荣发展的进程在经历了数千年的激发扩散后,最终在二里头文化中形成了多元一体的大格局。目前,学术界对于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还是商文化的争议渐小,二里头文化被大多数学者视为夏代晚期文化。华夏文明正是在二里头文化,即夏文化中开出了绚丽之花。

对龙造形和龙纹饰的异同进行考察,夏商两代龙崇拜的内涵存在着明显差异。中国人自称“龙的传人”,这种认知源自夏人以龙作为夏族图腾。《说文解字》:“禹,虫也。从虫,象形。”^{[1]309}且金文“禹”字形,即为蛇形之龙。据《史记·夏本纪》记载:“禹为姒姓。”^{[29]89}“姒”也作“巳”,甲骨文“巳”像蛇之形。后世以动物配地支为“十二生肖”,巳配蛇,为“巳蛇”。丁山主张“姒”的初形当作“𧈧”,“𧈧像蛇身自环,史言禹为姒姓,无异言禹本蛇身……然则夏后氏祖禹而姒姓,当演自以蛇为图腾之神话”^{[30]204-20}。闻一多在《伏羲考》中论证了伏羲与禹同姓,同姓实即同图腾,伏羲的图腾是龙,则禹的图腾也是龙^{[23]89}。《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过“黄帝生骆明,骆明生白马,白马是为鯀……鯀复生禹”的记载,从而推论鯀是禹之父,“鯀死三岁不腐,剖之以吴刀,化为黄龙”^{[2]365-372}。故禹的图腾为龙不假。此外,《山海经》《史记》等中都有记载夏代君主夏启、孔甲等人于龙存在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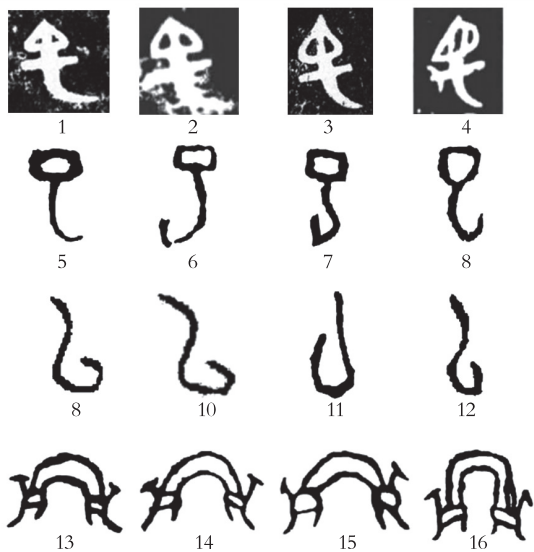


图9 金文“禹”和甲骨文“巳”“以”“虹”

1-4. 金文“禹”(1. 集成 2111; 2. 集成 2112; 3. 集成 5201; 4. 集成 9806); 5-8. 甲骨文“巳”(5. 合 20810; 6. 合 7002; 7. 合 5724; 8. 合 13525); 9-12. 甲骨文“以”(9. 合 26992; 10. 合 26992; 11. 合 32994; 12. 合 26900); 13-16. 甲骨文“虹”(13. 合 10405 反; 14. 合 10406 反; 15. 合 13442 正; 16. 合 13444)

氏族成员对氏族首领崇拜的同时也会崇拜其图腾。他们相信对首领的崇拜,会获得其庇护,且氏族首领去世后会变成祖先神守护其氏族。由此,夏朝的龙崇拜逐渐发展为共同行为。夏禹的个人图腾也就转化为夏族集团的公共图腾。同时,夏朝的蛇形龙也是再生能力的表征。绿松石龙形器除蛇身外,其鼻梁为白玉雕刻的蝉形玉柱。蝉与蛇一样,蜕皮后会迎来新的生命,且其所蜕之皮不易腐烂。这充分反映了夏人对再生、万世、恒久等美好愿景的渴望。

商人继承了夏人的龙崇拜,并将龙形象发展壮大,且相当注重龙巨首大口之鲜明特点。从商代卜辞看,龙在商代多被视为“雨神”的存在。甲骨文“虹”字被视为双头龙,是雨后出现的双头龙神吸水的形象。二里头文化龙纹 V T212⑤:1 即为双头龙,商文化中双头龙纹饰更为常见。龙在商代具有的政治意味相对夏朝有所弱化。“雷神龙”在商代成为商民祭祀求雨的“雨神”,龙的神性更适应了农业民族对良好自然天气的需求。

秦汉以降,龙逐渐成为帝王、皇权的象征。教化民众崇拜龙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的需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倡导人人平等,龙从皇权的象征转化为中华儿女的象征。虚拟的龙形象是多种动物的融合,“中国龙”便象征了华夏

民族包容万象、厚德载物的信念。时至今日,华夏儿女亦皆可骄傲地自称为“龙的传人”。

参考文献:

- [1]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5.
- [2] 袁珂. 山海经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 [3] 裘锡圭. 说卜辞的焚巫尪与作土龙[J]. 甲骨文与殷商史, 1983(00).
- [4] 孔颖达. 春秋左传正义(十三经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5] 孔颖达. 毛诗正义(十三经注疏)[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6]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 [7] 裘锡圭.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四)[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8] 张锡林. 辽宁历史与文化[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8.
- [9] 辛岩, 方殿春. 查海遗址 1992-1994 年发掘报告[C]//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考古文集. 沈阳: 辽宁民族出版社, 2003.
- [10] 孙德萱, 等. 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J]. 文物, 1988(3).
- [11] 丁清贤, 张相梅. 1988 年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1989(12).
- [12]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牛河梁: 红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1983—2003 年度)(上册)[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2.
- [13] 张敬国. 安徽含山县凌家滩遗址第三次发掘简报[J]. 考古, 1999(11).
- [14] 湖北省荆州博物馆, 等. 肖家屋脊: 天门石家河考古发掘报告之一(上册)[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99.
-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山西省临汾市文物局. 襄汾陶寺: 1978—1985 年考古发掘报告(上编)[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5.
- [16] 许宏, 赵海涛, 李志鹏, 等. 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J]. 考古, 2005(7).
- [17]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二里头陶器集萃[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95.
- [18] 容庚. 商周彝器通考[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 [19] 马承源. 商周青铜器纹饰[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4.
- [20] 朱凤瀚. 古代中国青铜器[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5.
- [21] 刘俊男. 石家河文化的北渐及其对豫中西地区的影响[J]. 中原文物, 2013(1).
- [22] 郭静云. 天神与天地之道: 巫觋信仰与传统思想

渊源[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23] 闻一多. 闻一多全集:第三卷[M].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

[24] 章太炎. 章太炎全集(五)[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5] 祈庆富. 养鳄与夔龙[J]. 博物,1981(2).

[26] 朱天顺. 中国古代宗教初探[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27] 冯时. 龙的来源:一个古老文化现象的考古学观察[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5).

[28] 王震中. 濮阳龙与龙之原型[J]. 濮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2(4).

[29]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30] 丁山. 古代神话与民族[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Discussion of the “Dragon” Character in the Year of the Dragon

GUAN Mengting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China)

Abstract: “Dragon” is a common cultural memory among the Chinese people. They call themselves “descendants of the dragon”. The shape of “dragon” character mainly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 of a large mouth and a curved body resembling a snake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bronze objects. The creation of “dragon” character should be the imitation of early dragon statues and patterns. The kuilong pattern first appears in the early Shang culture with a huge head as its important feature. The shape of the “dragon” character in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of the Shang Dynasty and inscriptions on ancient bronze objects is very similar to the kuilong pattern in the Erligang culture stage. The creation of the “dragon” character can at least be traced back to the early Shang culture.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giant head and snake body reflected in its character is the expression that the dragon has the functions of “divine descent” and “divine ascension”.

Key words: dragon; character; source; kuilong pattern

(责任编辑 陇 右)